

左舒
川乙
画文

亲情之歌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当代名人画书系



亲情之歌

中国当代名人语画书系

都做得事
人 这说
够传承历史，到今
由来。历史走到今
感官。书籍具用文
，咽说不要主此有
中变，渊幽微，与六籍同功（注：六籍即
在上云合；有烈有助，皆登于麟阁，足以
之踪。记传所以勾往事，不徒裁其容；赞颂有以
云：丹青之兴，不谓而实是秒不可言。”
见三皇五帝，莫不敬仰，见季异主，莫不悲
重，莫不抗首；见放辟逐了，莫不叹息；见淫乎如妇，莫
也。图画者，见国之鸿宝，理乱纪纲，人类要是等我写
生，七十年要，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每不是兽类（个别情况
出来要，果子专于好事，不上好，难度获人。个人还有
己的体面是根深蒂固的，不必怀疑，更不必担心。人类还
的方式是文字，而中国的文字亦称象形文字，先有画后有
的形上已经落后。唐虞世，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书感
“优胜劣汰”的规律。唐虞世，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书感
你六经诗书礼乐以思闲，留手形容，发上天然，非儒
似有以味其美，不能备起用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
香；官物莫不悲；存形莫善于画；莫不切切；莫不悲
异主，莫不悲；存形莫善于画；莫不切切；莫不悲
要等我写文，能变的体面，者，唯其有信心，乃是因为无主
体面是石，于坏事，不上个最大的特点，书同同源，刺
激人的全部，必须更高神变，于伦，旁神变，于
著，尽在上云，传即之踪。唐虞先贤云：丹青，
者，莫不悲；存形莫善于画；莫不切切；莫不悲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亲情之歌 / 舒乙文; 左川绘.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0.7

(中国当代名人语画书系)

ISBN 7-80108-401-2

I. 亲… II. ①舒…②左…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漫画-作品-中国-现代 IV. ① I267 ②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5528 号

责任校对: 高文岚

责任印制: 孟祥纯

亲情之歌

著 者 舒 乙

绘 画 左 川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北京新华彩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80 千字 图数 214 幅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401-2/J · 92

定价: 18.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漫 大
画 作
家 家
妙 快
笔 语
锦 天
上 地
添 人
花 神

AC/A86/12

心先听口天然之以
类的类大必字术的道于盛，机的上贵，把事大传，承历其不，
类兽甚不文艺者远发昭制陆之妙嘉太乐和度能由感明幽

策划编辑 王 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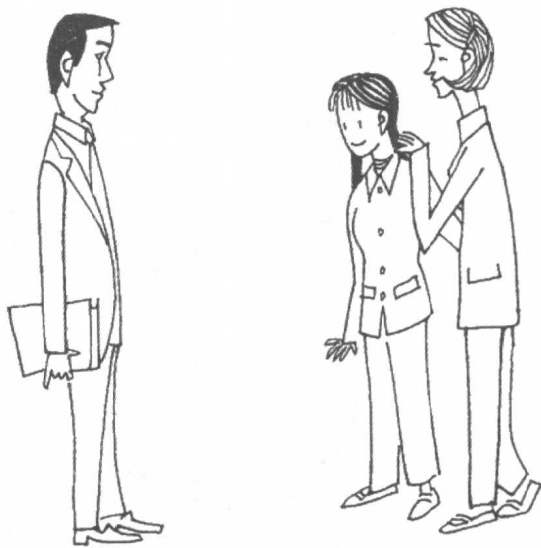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朱英才

封面设计



都做得上。大，这说
够传承历史。
由来，历史走到今，
感谢，书路用文，
感谢，不要此行，
“变”，湖幽微，与六籍同功（注：六籍者，
，尽在于云云；有烈有助，皆登于朝闻，是以
之踪。记传所以列其事，不载其容；费颐有以
开代先贤所论，不谋面，实是妙不可言，
云：日月之兴，美大非之弊者
，见：莫不抗首，莫不敬仰，见：季平子，莫不悲
也，莫不抗首；见放臣亡子，莫不叹息；见淫乎如狂，
也。图画者，见周之盛，理乱纪纲，人类是等我
生，七十年前世的故，所以为人类，何不是兽类（个别智
出来要一袋人，天下好事，不干好，难度最大，一个别
个人，一辈子人，天下好事，不干好，难度最大，一个别
，已的体面是根深蒂固的，不必怀疑，不必担心。人类
的方式是文字，中国的文字亦称象形文字，先有画而
传承的方式越来越多，周风雅世精，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
也符合自然界，优胜劣汰，竞争的规律，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
，六籍亦非六经，诗书礼乐，足以慰慈，史附德懿之非
，其容：赞固有味咏其美，不能备述用形象；图画之制，所以善
是妙不可言，故随其，此：西晋书家陆机，诗重藻
香；宜物莫大于言，形见莫善于画，此之谓也。善战善
异上，莫不悲惋，见高洁之士，莫
见淫乎如狂，莫，也不嘉赏，莫
要是等我们文士，是变美的体面，莫
体面是有，唯其有信心
，是固为无
上丰采，不十
个最大的特点
“书同画同”
刺激人的全部
必须更高，高
伦，穷神变，
季，尽在于云
，唐代之际，
云：日月之
，名者，莫
，莫

我的“第一眼”



Ac A86/12

我的“第一眼”，说不上奇特，但也还有一点点传奇性。

事情发生在整整40年前，当时我不满18岁。我当时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受训，准备到苏联去留学。学校里常开联谊会，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同学中有不少是音乐界的高材生，节目质量很高，几乎是专业水平的。有一天，台上突然冒出一个小小姑娘，唱民歌，嗓子冲，一曲《兰花花》唱得叫了好。她样子甜甜的，很大方，唱完了，转身甩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蹦蹦跳跳钻进了后台，像个小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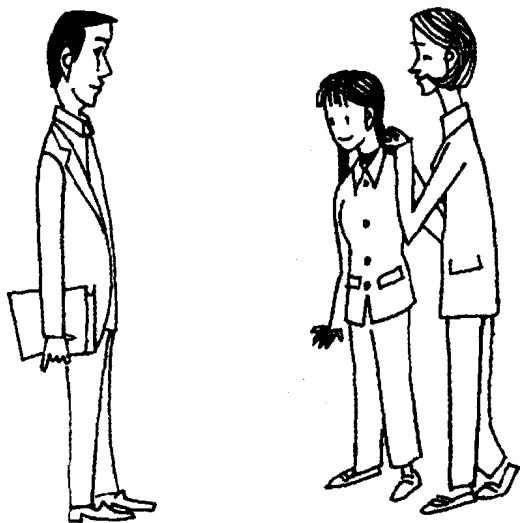


大约过了半年的光景，我们都毕业了，正式出发去苏联留学，分乘五个专列，浩浩荡荡，走了整整7天，到了莫斯科。

在列车上，闲着没事，又是表演节目。派给我的节目是朗诵。我选的是普希金的诗《一对滴溜溜转的眼睛》。在回自己的车厢的走廊上，耳朵里不断地听见指点声：嘿，这就是那个“滴溜溜转的”小男孩儿！当我听见认识我的女同学大声地、倚老卖老地这么介绍给她的女伴们时，我又得意又害臊。

在这群女伴里，那天，正巧有那位唱过歌的女孩，她匆匆顺着老大姐的手指尖看了我一眼。

后来才知道，这是她对我的“第一眼”。



又过了几天，就在火车上，开始分配学校了。

我被分到列宁格勒城，进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念林产化学工艺系。和我一块儿分到这个古老的著名林业大学的还有十几位同学。我们立即编成一个组。在这里面，我只认识一位，就是那位老大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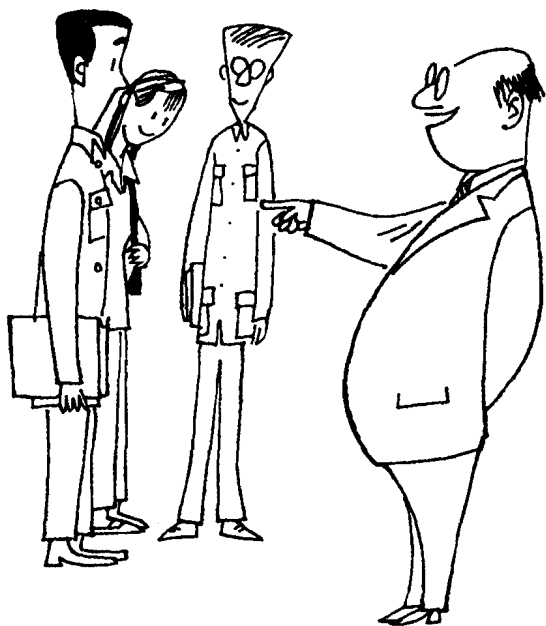
老大姐立即“召见”我，指着面前的一位男同学，又高又瘦，和一位女同学，不高不瘦，说：“你们仨，一个系！”

她，这个小女生，认出了我是“滴溜溜转的小男孩儿”；我也认出了她是那个唱歌的小不点儿，但却并不知道她就是“兰花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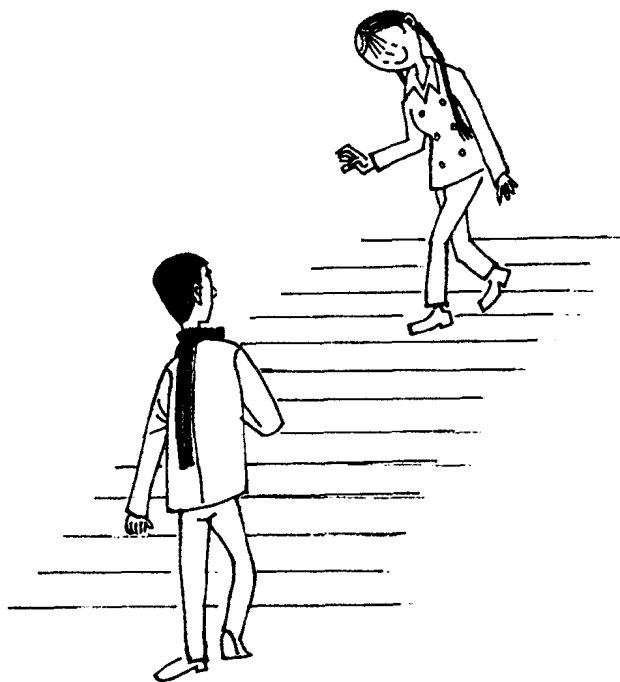


到了学校，人家已经开学好几天了，我们被召去见校长。他又把我们介绍给系主任、造纸专家老尼贝宁教授。尼贝宁说：你们三个人要分成两个专业，两个去木材水解专业，一个去木材热解专业。他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一番，十分果断地说：“您，和您，去水解！”他的手指头点着姑娘和我。

就这样，我和那位姑娘被分到了一班。这一班人，并不多，一开始大约是 20 名同学，里面只有我们两个外国人。



有一天，下大雪，姑娘对我说，晚上有一个晚会，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学生会派给她一个任务，要她去给苏联孩子唱中国歌，她想约我一同去，因为回来得晚，她有点害怕一个人走夜路。我欣然同意。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当“男伴”。“男伴”这个词，马上使人想起莱蒙托夫或者普希金诗里的神气活现的年轻人。



我如期接她下楼。这天晚上，她穿了丝袜，穿了高跟鞋，穿了绸裙子，零下20多度！地下还有半尺厚的冰雪。

走上雪路，姑娘马上知道她犯了一个大错误：穿错了鞋。硬底鞋太滑，随时随地要摔跟斗，几乎一步也走不上来。我非常“派”地把手伸给她，这又是头一次，头一次挎着女孩子走路。幸亏有我给她当男伴，挽救她，免于摔100个跟斗。她完全把身子吊在我的身上，紧紧地，紧紧地，实在太滑啊。



到了那个苏联小学，脱了大衣，她上了台，兰花花！
原来是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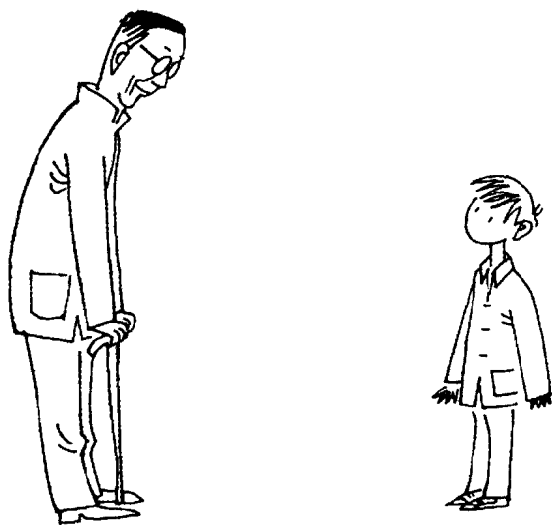
7年以后，这姑娘成了我的妻子。

妻常常对我说：我们有3个媒人：驻苏大使、“俄专”的校长和林产化学系的系主任——鹤发童颜的老尼贝宁。

我则对她说：不，是我第一眼就看上了你，在“俄专”的晚会上，你唱《兰花花》的时候。



父子情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最早是几岁产生的，科学上好像还没有定论。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记忆是一岁多有的。那是在青岛，门外来了个老道，什么也不要，只问有小孩没有，于是，父亲把我抱了出去，看见了我，老道说到14号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系一圈红线就可以消灾避难。我被老道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由此便产生了我的第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



父亲当时写了一篇散文，说：“一看胖手腕的红线，我觉得比写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红线、兔子王，都有绝大的意义！”使我遗憾终生的是，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在父亲称之为有绝大意义的事情里，竟没有父亲的形象，我记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铁门。

